

楔子

李東喬跨越一個動也不動的女人之後，隨即踩到一個捏扁的空罐，和滿地滴滴答答的液體。

「呿——」新買的棉襪瞬間轉為深灰，他一臉厭惡的嗅了嗅，發覺是從空罐裡流出來的啤酒，頓時不知該慶幸還是咒罵。

強打起精神，又跨越了四個衣衫不整的女人，以及無數個啤酒罐、紅酒瓶、髒酒杯，殘留食物的碗盤、破碎的窗簾布、翻倒的椅子、肚破腸流的抱枕和數也數不清的垃圾。

這並不是什麼影集中的犯罪現場，也不是低成本的社會案件劇場，而是他旗下藝人位於市郊的六十坪獨棟豪宅。

儘管穿著黑色西裝，他仍像個神偷般輕巧挪移，宛如上演一場精采的特技表演，終於橫越奢華寬敞的客廳，來到充滿歐洲復古風情的旋轉樓梯。

到此，他鬆了口氣，踏著輕快的步伐上樓，卻踩到最令人崩潰的物品——一件黑色蕾絲胸罩。

白、听、驊！你這不知悔改的混蛋！

雖然想如此吶喊，然後把那該死的小鬼一頭壓進洗手臺沖個乾淨，但最後他仍保持冷靜，順著韓森與葛麗特沿途灑落的麵包屑……不，是沿途散落的女性貼身衣物，來到主臥室。

敲敲門，一如所料的沒有回應。

他深吸一口氣，擅自開門走進室內。原本預期會看見恐怖場面，所幸今天老天垂憐他，在 King size 的加大雙人床上只躺著擁有一頭亮眼褐髮的年輕男子。

或許麵包屑的女主人混在客廳那堆屍體當中。他想。

他快步衝向床邊，伸手推了推那裸露在薄被外的修長臂膀。「听驊，該起床了，快起來！別再睡了。」

「嗯……」從喉間逸出略帶撒嬌意味的低吟，男子翻了個身，露出寬闊健美的裸背，兀自睡得香甜。

或許女性會覺得很性感，可現在的自己只想痛毆這死小子。當然，他的動作和語氣不會透露出一絲情緒，這是他引以為傲的職業道德。

「听驊，你真的該起床了，再不起來要遲到了。」

然而，無論他如何威脅利誘，對方仍將巴掌大的臉蛋埋在枕頭裡，堅持不願睜眼。

「真是的，你忘了夫人的最後通牒嗎？」

聞言，原本抵死不從的男子像觸電般震了下，緩緩抬頭。

明顯的雙眼皮、迷濛卻蓄滿電力的深邃雙眸直勾勾的望著他，令人心跳加速。

而宛如貴族般高挺的鼻梁下是遺傳自母親、擁有優美線條的美麗薄唇，彷彿忘了時間流逝般慵懶輕啟，緩緩吐出一句，「是男的經紀人啊。」

李東喬想要痛毆這張美貌臉蛋的衝動再次升高。

可最後，他以近乎淡漠的語氣說：「你就只有我一個經紀人，本身就是男的。」

「啊啊，真想換個美女經紀人啊。」

「不可能。」我才想換個藝人咧！他心想。

他只需要一個乖巧的、聽話的藝人，不是被媒體戲稱為「放浪的白馬王子」，不是女友一個換過一個，老是闖禍、只有外貌可取的麻煩人物。

可這些都只是他的幻想。

現年二十五歲，身高一八二公分，體格修長、比例完美，母親是知名女演員，出身豪門的白昕驊，與人稱「國王陛下」的名模寧子樵並列公司裡的雙王牌，就連難搞程度也並駕齊驅。

「東喬，我能託付的只有你了。」

當白馬王子氣跑第九任經紀人後，業界最知名的演藝經紀公司「魔鏡」的老闆，也就是他的雇主，直接指名由他李東喬擔此重責大任。

因此無論如何，他都得把這正準備從模特兒轉型為偶像劇演員，卻不會唱歌、不會跳舞，演技爛又無表情的年輕大男孩給照顧得好好的。

「唉，一早就得面對中年男人，真沒勁。」

「你抱怨再多，我也不可能一夜之間變成美女。」他從衣櫃裡挑出方便更換的襯衫和牛仔褲，扔給白昕驊。「你還是乖乖工作吧，別忘了從今天起，要是你沒有實現『某個約定』，就只能每天跟我這種中年男子相依為命了。」

「糟透了……」白昕驊不悅的嘀咕，起身下床。

一如既往，白馬王子身上未著寸縷，卻毫不扭捏的伸懶腰、轉動頸脖，然後著裝。凝視旗下藝人的一舉一動，李東喬不得不感嘆這正是「天生麗質」的最佳寫照。光是肩胛骨活動時形成的光影就充滿性感的線條美，舉手投足都散發出優雅而迷人的光彩。

兩人幾乎朝夕相處，有時仍會被對方與生俱來的美貌所蠱惑。身為經紀人、早已看遍各色俊男美女的自己尚且如此，更遑論一般大眾。

或許，這也是自己遲遲沒有放棄的原因之一吧。

「嘿，中年男子，收起你的口水。」白昕驊高傲的昂起下顎，冷哼。「別這麼迷戀我，我對男人沒興趣。」

雖然眼前的白馬王子總有本事激怒他，也依舊是導演口中「每天花在照鏡子的時間，比認真工作還長」的問題兒童。

他嘆口氣，忍住掌摑這張漂亮臉蛋的衝動催促對方出門，並暗自祈禱今天一切順利。

因為，這可是重要的第一天。

第一章

經過一夜狂歡，白昕驊即使坐在寬敞的轎車後座，心情依舊欠佳。

「為什麼我非得對一個沒沒無名的攝影師言聽計從啊？」

害他「一大早」十點就被挖起來，前往據說偏僻到連導航系統都找不到的荒廢遊樂園，進行男性服裝雜誌的拍攝工作。

「因為要是你搞砸這次的工作，就準備露宿街頭了。」坐在身邊的李東喬遞給他一個檔案夾，吩咐前座的助理經紀人 Andy 開車。「夫人已經放話，除非你收斂

放浪的行為，還要以工作將功折罪，不然她會凍結你所有的經濟來源。」

「我只是和所有男人一樣，想要多追求幾個心儀的女人、享受短暫的人生，怎麼能說是放浪呢？」白昕驊將檔案夾隨意一扔，雙手抱胸，懶洋洋的仰靠在舒適的座椅上。

「請你不要汙辱全天下的男人，不是每個人都跟你一樣來者不拒。」

「我也不是來者不拒，我只喜歡美女。」

「你可以再理直氣壯一點。」李東喬嘆口氣。「像你這種女友一個換過一個，一夜情更是數不清的傢伙，只說你放浪已經很客氣了。還以為你會對雪姿小姐專情，結果馬上就闖下大禍……」

「我怎麼知道會鬧這麼大。」白昕驊噘起嘴，立刻被斥責「別裝可愛」。「總之，以老媽的定義，要我收斂就等於要我不准喜歡女人嘛！」

「她只是要你收斂下半身，和心中最喜歡的女人在一起。『那件事』我們已經幫你瞞著雪姿小姐，但要是你又背著她亂來，她遲早會發現的。」

「你別讓她發現不就得了，我可不想讓她傷心。」

「那你就別再拈花惹草。」

「但我的下半身和我的心，都會不由自主的喜歡很多女人，我也沒辦法。」

「你！」李東喬一時語塞，抵緊的嘴角微微抽動。

白昕驊知道，這是對方強忍怒氣時的習慣動作。

「反正你就安分一陣子吧。」李東喬好不容易恢復語言能力。「除了雪姿小姐之外不要跟其他人見面，工作的事情我也會盡力協助你的。」

「好，你幫我換掉這個囂張的攝影師。」

「別要求不可能的事，你明知他是能讓你解除危機的關鍵人物。」李東喬撿回檔案夾，塞回他手中。「還有，向老師可不是沒沒無名，他拍過的大人物比你認識的還多。」

「哼。」拐彎抹角嘲諷他功課做得不夠多就是了。「我知道他是 Margot 的御用攝影師，但也不過如此，以前根本沒聽過這號人物。」

「他只是個性比較低調，除了透過熟人介紹，不太常接時尚圈的案子。」

李東喬繼續解說對方的作品不僅風格獨特又有辨識度，也很懂得突顯產品的特色，在業界非常搶手。

「總之，你今天唯一的任務就是想盡辦法博取他的認同。」

「嘖。」白昕驊不悅的咋舌。

母親要求他在工作上將功折罪的提案，是成為知名服飾品牌 Margot 新一季的代言人。

Margot 的創辦人兼設計師——易卓然，是美國新銳設計師選秀節目 ANTD 的冠軍得主，以「平價的奢華時尚」為號召，讓 Margot 這個品牌在美國大受歡迎，不久前也回臺灣開設分店。

至於與他同一經紀公司、並列魔鏡雙王牌的前輩寧子樵，則是易卓然親自指名的男裝代言人。

這兩人在分店開幕秀上接吻的畫面，他不知從網路和報章雜誌上看過多少次，尤其那各種不同角度的取景，簡直可以製作 3D 影像了。

寧子樵的性向早已眾所皆知，就算和男設計師相戀他也不感意外，頂多難以理解為何有人會喜歡上同性那種硬邦邦、絲毫沒有療癒效果的身體，像他就喜歡女性柔軟的身體和甜膩的嗓音，她們總會溫言軟語的接近他，給予他安慰、竭盡所能為他排遣寂寞……

但無論如何，話題滿滿的 Margot 開店後屢創佳績，易卓然決定再增加兩名代言人，吸引不同的消費族群。

基於寧子樵的成功經驗，魔鏡自然希望將代言人的另一寶座也納為己有，積極推出他擔任競爭人選。

聽說在角逐代言人的眾多模特兒當中，易卓然也最屬意他，偏偏他卻在這時闖下大禍。

家裡和經紀公司努力替他壓下新聞，不至於佔上版面，但業界沒有絕對的祕密，何況設計師的戀人還是他同公司的前輩。

不過易卓然沒有直接將他從角逐名單中刪除，反而提出一個匪夷所思的條件。

「向陽，自由攝影師……」翻開檔案，白昕驊漫不經心的掃過簡歷，在瞥見個人照時不由得吹了個口哨。「很帥的大叔嘛。」

深邃五官刻劃出一股粗獷的野性美，剛毅眉眼、漆黑如墨的頭髮修剪得俐落簡短，充滿男人味的長相鐵定迷死不少女人。

看了就令人不爽。

「他才三十歲，別說人家是大叔。」已屆三十五的李東喬輕咳一聲。「他的確外貌出色，聽說高中時曾兼職當模特兒，要不是他堅持走攝影師這行，我都想挖角了。」

「喔。」對男人興趣缺缺的白昕驊再次將檔案扔在一邊。

李東喬搖頭苦笑。「拜託你也認真瞭解一下合作對象的風格，工作的時候會比較容易上手，他可是看在子樵的面子，勉為其難擠出時間先讓你『試鏡』。」

「竟然要國王陛下出面，派頭還真大啊。」

「誰教你有求於人。」

「嘖。」白昕驊討厭一針見血的經紀人，也討厭擺架子的攝影師，更討厭自己不得不和這種人合作。

在替他爭取擔任 Margot 的代言人之前，經紀公司就已經積極籌備他的寫真集拍攝事宜，打算搭上演藝偶像劇的順風車，雖然只是個小配角，而得知這項消息的易卓然，竟提出由向陽替他拍攝寫真集的建議。

「向老師是我最尊敬的攝影師，如果昕驊能得到他的認同，我也能放心把代言的責任交給他。」

憑著獨特的拍攝風格，將 Margot 所謂的平價奢華發揮得淋漓盡致，一舉推上暢銷品牌，向陽功不可沒，因此易卓然推崇他也是理所當然的。

「對了，可別讓向老師知道是我極力推薦他的，我不希望他是基於人情壓力答

應，否則對他很不好意思。」

易卓然怎麼會不知道，向陽從來不接寫真集工作，一本寫真集需要長時間投入，酬勞固然優渥，但他總以「不願被束縛」為由，拒絕一個又一個的邀約。

當李東喬如此解釋向陽拒絕為他拍攝寫真集的原因時，白昕驊只覺得這名不見經傳的攝影師真是傲慢透了，雖然他從未和向陽合作過，但給他錢賺還挑三揀四的人實在很討人厭。

至於所謂的設計師更是卑鄙透了，不想讓他擔任代言人就直說，為何要提出不可能的要求刁難他們？

他自己是無所謂啦，不拍就不拍，偏偏他的經紀公司也很犯賤，竟出動他高傲的前輩寧子樵擔任說客，對據說頗有交情的向陽展開人情攻勢。

巧合的是，今天要拍攝的男裝雜誌也恰好向雙方提出邀約，向陽遂同意以這次的拍攝工作作為檢驗，如果合作順利，就會考慮替白昕驊拍寫真。

「今天你得好好表現，跨出成功的第一步。」

聽著李東喬的叮嚀，白昕驊打了個哈欠，閉目養神。

換言之，今天他得打起十二萬分精神，處處配合那個傲慢的攝影師，對方才有可能答應幫他拍攝寫真集。

接著，他得撐過和討厭鬼攝影師合作的煎熬完成寫真集，那個卑鄙透了的設計師易卓然才會把 Margot 代言交給他。

最後，老媽就會解除對他的經濟制裁，讓他恢復以往夜夜笙歌的享樂生活。

真是，一連串麻煩透頂又毫無意義的牽制條約，彷彿只要踏錯一步，他就會萬劫不復。

「反正老媽最後還是會心軟的……」

「嗯？你說什麼？」李東喬沒聽清他的嘀咕。

白昕驊撇頭假寐，不理會他。

反正根據經驗法則，就算他搞砸了，老媽頂多斥責他幾句，威脅他下次再這樣就真的斷了他的金援。

經紀公司也不可能不給他酬勞，他這個經紀人嚴謹歸嚴謹，最後還是會嘆息著把錢交給他。

所以，什麼囂張的攝影師和卑鄙的設計師，他根本不打算放在眼裡。

雖然導航系統宣告無用，但經過三個小時的車程，他們總算準時抵達目的地。

中午的燦爛陽光照射在遊樂園破敗的大門上，明亮與晦澀、蓬勃與頹廢形成強烈反差。

「還挺有味道的嘛。」白昕驊漸漸明白，為何編輯部和攝影師會選擇這種偏僻的地點進行男裝拍攝工作，但要人頂著艷陽工作實在很沒常識。

白昕驊戴上墨鏡下了車，和經紀人一同穿越荒廢的大門。

「東喬、昕驊，午安。」以燦爛笑臉迎上前的是雜誌社的女性編輯。「你們順利找到這裡了呢，我還擔心你們會迷路。」

「我也覺得這是奇蹟。」李東喬與她寒暄，針對今天的工作流程進行確認。

由於已經和這間雜誌社合作過很多次，加上編輯雖然是名美女，但已結婚十年，不在白昕驊的狩獵範圍，百無聊賴的他環顧著四周。

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與樹木幾乎融為一體的小型摩天輪，再往前走則是淹沒在荒煙蔓草間的旋轉木馬。

曾經熱鬧喧囂、歡笑洋溢的遊樂園早已荒廢破敗，在日照下散發出一股近乎雀躍的頹廢感。

果然，這種對比真的很有趣，光畫面上就令人躍躍欲試。白昕驊不甘的想。

攝影組的工作人員比他們更早抵達，活力十足的穿梭在旋轉木馬前。

其中有道身影格外引人注目。

僅穿著簡單的黑色T恤與牛仔褲，體格高大的男性自然成為人群的中心，正以宏亮的嗓音指揮成員們完成工作。

「就是他了吧……」職業欄寫著「自由攝影師」的關鍵人物——向陽。

不知是聽見他的低語，抑或察覺他的目光，男子緩緩轉過身來。

即使距離稍遠，依舊看得出他深刻俊美的臉部輪廓，果然是檔案照上的那個男人。

莫名的，一股反抗心湧上白昕驊的胸口。

他挑釁般的直視向陽，對方沒有迴避他的目光，卻也不見一絲困惑或不悅，只是靜靜回望他。

「啊，向老師！」編輯熱情的朝向陽揮手。「東喬、昕驊，我們過去吧。」

一路上，白昕驊的視線沒有從向陽身上移開，對方也是。

隨著距離拉近，他能看清對方那雙漆黑如墨的眼眸，恍如湖水般平靜、深沉，和傲慢或囂張相去甚遠。

線條剛毅的下顎殘留些許鬍渣，讓他看起來不修邊幅且隨性，唇線寬闊、略有厚度的雙唇則突顯出成熟男性特有的迷人。

胸口的鼓譟更加鮮明。那是一種雄性本能，在同個地盤上對於爭奪者的激昂抵抗。

編輯搶先幾步走近向陽，兩人交談了幾句，說到開心處，編輯不禁放聲大笑，向陽也跟著咧嘴微笑，意外增添幾分親切的氣息。

「向老師，這位是我們今天的男主角白昕驊；昕驊，他是向陽老師，今天的攝影師。」

在編輯的介紹下，向陽主動向白昕驊點點頭，卻斂起剛才向編輯施展的笑容，神情嚴肅而認真，很快切換成工作模式。

這個男人就是宣稱要經由這次工作替他白昕驊試鏡，才肯考慮是否接下工作的傲慢攝影師。

「昕驊。」一旁的李東喬以手肘推推他，示意他打招呼後，跟著自我介紹。「我是昕驊的經紀人李東喬，昕驊或許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，請您多多關照。」

「彼此彼此。」向陽指指後方的行動化妝車。「請昕驊先去準備化妝和換裝，半小時後就要展開拍攝工作。」

李東喬看看手錶，苦笑。「半小時啊，好像有點趕呢。」

「必須要趕在日正當中時拍攝，不然等陽光減弱，效果就不好了。」

「你是刻意要我在太陽最烈的時候工作就對了。」

白昕驊話一出口，不僅李東喬臉色驟變，連向陽也蹙起眉心，表情明顯不悅。

「抱歉、抱歉，昕驊只是語氣聽起來很衝，但他沒有抱怨的意思。」李東喬趕緊解釋，「他只是想確認拍攝的時機和大家希望呈現的效果。」

「是這樣嗎？」

向陽瞥向白昕驊，可他只是默默回望，不置可否。

一旦近看，白昕驊更深刻感覺到對方有多高大，竟比身高超過一百八的自己高出半個頭。

足以承擔沉重攝影器材的寬闊肩膀，在T恤輕薄的布料下更顯厚實健壯的胸膛，雖然臉部表情淡然，卻散發一股無形魄力。

「好了，昕驊，你快去化妝吧。」

在李東喬的催促下，白昕驊隨編輯走向化妝車，身後則不時傳來經紀人道歉的聲音。

雖然內心有一點點愧疚，可一想到這個表面上不囂張、內心卻同樣走卑鄙路線的攝影師挑選日頭正熾的時刻要他工作，那一點點愧疚也煙消雲散了。

懷抱「走著瞧」的念頭，白昕驊閉上眼，任由化妝師打理他作為武器的臉蛋，認真構思他的計畫。

而接下來，他也確實將計畫付諸實行。

「辦不到。」

不知第幾次說出這句話，白昕驊懶洋洋的倚靠在旋轉木馬的圍欄上，回頭對向陽微笑，儘管對方俊美的臉龐已出現些許扭曲。

「我的眼睛畏光，你要我面向陽光睜眼，根本不可能。」

「只要一瞬間就好。」向陽深吸一口氣，語氣中已感覺不到一絲情緒。「我數到三，你再張開眼睛，我會捕捉那一刻。」

「我說了辦不到。」即使瞥見李東喬面露焦急的表情，白昕驊仍任性的說：「要是讓模特兒的視力受損，你賠得起嗎？」

即使艷陽高照，他也能感覺周遭的氣氛瞬間凍結。

這正是他想要的。

打從拍攝工作一開始，他就採取最輕鬆的方式擺姿勢，每當向陽對他提出要求，只要稍有難度，他就直接拒絕。

躺在滿是落葉的船裡，不可能。

跪在塵土滿布的咖啡杯裡，不可能。

站在荒廢的雲霄飛車鐵軌上，不可能。

會弄髒手腳、會讓膝蓋不舒服、會害他感到心悸……他有成千上百種理由拒絕，只要他不想做的話。

反正攝影師都很自我中心，一旦模特兒不如己意就會暴跳如雷，相信特別重視「無

束縛感」的向陽也不例外。

激怒向陽、讓對方主動放棄拍攝，老媽就不能責怪他。

一流汗就喊停、覺得熱就直接抱怨，平常他會稍微忍耐，可現在他不打算掩飾任何不悅，就算李東喬和雜誌編輯上前和他溝通很多次，他也不予理會。

「算了，那你就閉上眼吧，等你覺得可以睜眼的時候再告訴我。」

再一次，向陽放棄對他提出要求，轉而指揮工作人員和助理調整拍攝角度和採光。儘管白昕驊打著如意算盤，向陽卻始終沒有動怒，只是一再妥協、調整，完成每一個場景的拍攝。

可有時候，或許只有一剎那，他是看見那雙平靜無波的黑眸閃過一絲怒火，彷彿要將他吞噬殆盡，只是那抹光芒稍縱即逝，快得令他懷疑只是自己的錯覺。

當艷陽的熱力逐漸減弱，向陽揚起手，宣布好消息。

「好了，收工。」

四周沒有歡呼，只有如釋重負的嘆息，畢竟他們耗費了原本預定工作時間的兩倍。白昕驊立刻從老舊的圍欄起身，拍拍衣服上的灰塵，準備回化妝車換裝，卻見向陽將他最珍貴的單眼相機交給攝助，大步朝他走來，黑眸中火焰正熾。

原來他先前看到的並非錯覺。沒來由的，白昕驊打了個冷顫，下一刻卻又不甘示弱的迎向對方的目光。

然而，怒氣沖沖的攝影師一來到他面前，倏地停下腳步，向他——微笑。

「沒想到你竟然能撐到這個時候。」

他一時怔住了，不明白對方話裡的意思。

向陽臉上的笑意更深，接著一拳槌上他身後的圍欄，發出匡啷巨響。

「向老師！」李東喬急忙上前想護住自家藝人。

可向陽一把推開他，直逼至白昕驊眼前，恍如鎖定獵物般，白昕驊被那雙野獸般的黑眸緊盯不放，這才深刻體認到這男人有多危險。

「聽不懂我說的話嗎？」儘管向陽的臉在笑，卻掀起駭人的壓迫感。「我的意思是，像你這種除了臉蛋之外一無是處的王子，竟然能撐到現在還沒有被淘汰，也真是奇蹟了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！」

「向老師，真的很抱歉！」李東喬再次介入兩人中間，「我知道昕驊今天表現不佳，那是因為他……」

「昨晚狂歡了一夜是吧？放浪的白馬王子。」

即使被其他工作人員拉開，向陽的目光依舊有如利劍般刺向他。

「真是百聞不如一見，果然，你不僅私生活一團糟，連工作態度也同樣荒唐，當初我一聽你的名字就拒絕這份工作是對的。」

這時白昕驊才明白，向陽拒絕接案的真正原因。

「我真蠢，竟考慮過要給你機會……算了，你就盡情任性、盡情揮霍吧，王子殿下。」無視於助理的勸阻，也對李東喬的道歉充耳不聞，向陽冷冷的說：「這個世界是很喜新厭舊的，總有一天你會見識到它有多殘酷。」

「我想我很清楚這一行有多險惡。」

「不，你根本什麼都不懂。」向陽嘲諷的笑了。「現在的你或許不缺錢、不缺工作，可以隨意踐踏他人的自尊，也糟蹋自己的工作，但再漂亮的臉孔若沒有表情、不懂動作，就只是個人偶，看久了終究會被嫌棄。況且，你以為你的美麗能夠維持多久？」

胸口像扎進一根針，一時間，白昕驊竟說不出反駁之語。

「昕驊，我們走吧。」李東喬一邊道歉，一邊想將他帶離向陽面前，可他的雙腳卻像生了根似的，無法動彈。

「我看過太多像你這樣自大、自負，空有臉蛋卻毫無內涵的人偶。」

儘管不想去聽，可向陽的一字一句都深深刺入他的心底。

「當年華老去，再也沒有魔鏡會稱讚你是這世界上最美麗的人時，你就會開始墮落、陷入瘋狂，最後……」方才微笑、妥協的雙唇蠕動著，緩緩吐出他未來的命運——

「消聲匿跡，就此被人遺忘。」

「向老師！請您別說了。」這時，李東喬挺身站在他前方，面對向陽的瞪視。「工作態度不佳是我們不對，真的很抱歉，但請您收回剛才那番話。」

向陽輕輕一挑眉，意味深長的笑了。「要我收回？」

「我相信昕驊並不是沒有內涵的人偶，他有實力，過去也曾和其他攝影師拍出許多優秀的作品……」

「他過去如何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。」向陽從牛仔褲口袋掏出菸盒，兀自點燃一根菸。「我只知道他今天的表現爛透了，從裡到外都毫無美感、醜陋不堪。」

「你——」初次被人說醜，白昕驊與其說是憤怒，不如說是震驚。

李東喬回頭看他，面色凝重的搖搖頭。

「雖然我想盡辦法拍完了，也努力挽救，但這大概是我有史以來最差勁的作品。」向陽煩躁的吸了一口菸，轉頭看向破敗的旋轉木馬。「你相信他，你就繼續當他的魔鏡吧，抱歉，恕我不奉陪。」

「真的很對不起。」李東喬深深一鞠躬，留下一句「我們會擇日再向您正式道歉」後，硬是攔住憤憤不平的白昕驊，走向遊樂園出口。

即使逐漸遠離，他依然能感覺到四周投射而來的不屑與鄙視目光，來自於攝影團隊的成員。

向陽始終沒有再回頭看他一眼。

這不是自己所期盼的結果嗎？可為何胸口扎進的那根刺，依舊刺痛得令人感到煩悶？

第二章

熟悉的旋律迴盪耳畔。

「好吵……」白昕驊將臉從枕頭間拔起，睜開眼，好半晌才意會到那吵死人的聲音來源。「手機……對，手機……」

他跌跌撞撞下床，昨天一回到家，他就把自己脫個精光衝進浴室洗澡，接著倒頭

就睡。

床邊散落著昨日就該歸還的衣物和雜物，好不容易，他從外套口袋裡找到手機，電話那一頭卻已等不及掛斷了。

未接來電增為二十通，他仔細一看，包括最近那一通，有一半以上都顯示「雪姿」，其他則是來自零星的朋友們。

總覺得有點不對勁。

「東喬哥竟然沒打給我？對了，今天是公休日。」

就算工作滿檔，一旦遇到他自訂的星期三，不管多重大的工作他都不接。

可他那個有如另一個爸爸、哥哥，或說管家的經紀人，就算老是被他嫌煩，還是會打來噓寒問暖一番，尤其昨天……

你以為你的美麗能夠維持多久？

胸口的刺痛突然鮮明起來，男人憤怒的、粗暴的黑眸彷彿浮現眼前。

當再也沒有魔鏡會稱讚你是這世界上最美麗的人時，你就會開始墮落、陷入瘋狂，最後……

「就會被遺忘……」不知不覺中，他低吟著對方為他下的注解，下一瞬間回過神來，用力拍拍自己的臉頰，起身走向浴室。「不對，我才不會這麼容易被淘汰，這只是暫時性的避風頭而已。」

就像昨天經紀人告訴他的。「別介意向老師的話，你有你的獨特之處，我們就是看上這樣的你才會全力栽培，你也別忘了，你還有眾多喜歡你的粉絲……」

回程的車上，李東喬絮絮叨叨的述說他的優點，告訴他前途無可限量。可不知為何，向陽那句「醜陋至極」始終在他腦海盤旋。

扭開水龍頭，白昕驊不斷將冷水潑灑在臉上，冷卻一下發熱的頭腦。

抬起頭，他凝視鏡中的自己，低語，「明明就很美麗啊，到底哪裡醜了？」

這麼美麗的臉不會被遺忘的，所以，他無須理會小咖攝影師的氣話。

「啊啊，悶死了，出去逛逛好了。」隨意擦乾臉，他回到寢室換裝，準備出門。

「錢包、錢包……咦？錢包到哪去了？」任他翻遍地上所有雜物，就是找不到。他滿腹狐疑的下樓，正回想著是否昨晚回家之後隨手放在客廳，就在大理石茶几上發現他黑褐相間的棋盤格皮夾。

「好險、好險，果然在這。」雖然他對皮夾怎麼會出現在茶几上毫無記憶。

白昕驊鬆口氣，打開皮夾檢視手邊的現金……裡面空空如也。

「咦？咦咦咦？！」

起初他以為自己眼花，可他翻遍了每個夾層，不僅現金，連信用卡、提款卡，飯店及俱樂部的貴賓卡也全都不翼而飛，只剩下身分證和視同無用的駕照。

「是誰偷了我的錢包不對！錢包明明在這裡，錢怎麼不見了？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他慌亂的在客廳繞圈圈。「對了！打給東喬哥。」

反正不管遇到什麼問題，第一個打給李東喬就對了。

「啊啊，這個嘛……」

然而，當電話那頭傳來對方為難的低吟，白昕驊登時驚覺，他最信賴的人不但知

情，還是共犯。

「你的錢包啊，是夫人下令要 Andy 去你家搜刮一空的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用這麼大的音量怒吼。「什麼時候的事情？」

「早上吧，他說當時你還在睡，就沒有吵醒你了。」

「你們這種行為根本是擅闖民宅！不對，是偷竊、是偷竊！」

「鑰匙不是我給的，是夫人親自拿給 Andy 的。」

「那不是重點！」可惜就算他奮力咆哮，李東喬也只冷淡送他一句「我沒辦法」。

「你先跟夫人談談吧，看來她是鐵了心要對你實行經濟制裁了。」

「老媽她人呢？」白昕驊頭痛的扶額。

「聽說她要 and 以前的演員朋友們去花園飯店喝下午茶……」

不等對方說完，白昕驊已擅自切斷通話，接著跑回寢室，抓起帽子、戴上墨鏡後衝出家門。

半小時後，他抵達花園飯店門口，沒耐性等門侍對他說聲「歡迎光臨」就直奔目的地。

挑高的天花板垂吊著富麗堂皇的水晶燈，淨雅的菱形格紋地板上僅擺設了幾組華麗的歐風沙發及長茶几，區隔出每組客人專屬的寬敞空間，悠揚的古典樂縈繞其中，卻不會掩蓋女士們低聲的笑語。

這時，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破壞了優雅氣氛，也引來眾人側目。

可白昕驊絲毫不在意，透過暗色大墨鏡尋找目標人物。

「啊，找到了！」

他快步走向位於角落的四人座，三名年長女性正困惑的望著他，唯有一人仍自我的啜飲紅茶。

白昕驊大刺刺向她伸出手，說：「老媽，給我錢。」

汪之藝無視同行者詫異的目光，一派悠哉的擱下茶杯，幽幽的說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「什麼為什麼？妳偷了我的錢，趕快還給我。」

「我偷你錢？」汪之藝挑起秀麗的眉。儘管歲月早已在臉上刻下痕跡，卻無法減損她與生俱來的典雅之美。「你從頭到腳、從裡到外都是我給你的。」

「又不是只有妳，老爸也有出一半。」

「不然你去找他要。」

「他十年前就已經灰飛煙滅了，怎麼要？」

「那就對了不是嗎？」

「我不管，妳先給我五百塊付計程車錢啦！」

要不是他對司機露臉表明身分，並再三保證能拿到錢還他，早就因為坐霸王車而被扭送警局了。

汪之藝嘆口氣，一邊嘀咕「沒錢還敢坐計程車」一邊掏出五百塊遞給兒子，再目送對方有如一陣旋風般離去。

優雅的空間再度恢復寧靜，可不知是誰先開始，這位於角落的四人座迸出低低笑

聲，接著就像傳染似的，讓四個平常舉止優雅的女士們全都大笑出聲。

「妳家的白馬王子還是那麼可愛啊。」

「哪裡可愛？越來越可恨倒是真的。」汪之藝嘆口氣，又替自己倒了一杯茶。

「不過真的好帥喔，臉又小、體格又好，連阿姨我都忍不住臉紅心跳了。」

「那妳要把女兒介紹給他嗎？」

「不，這個就……」

見那人結結巴巴的模樣，其他人跟著笑了起來。

朋友歸朋友，沒人想把自己從小捧在手心上的嬌貴寶貝交給這位放浪的白馬王子。

「不過妳這招也太狠了，徹底斷了他所有金援。」

「我也是有苦衷的啊，不這麼做，他永遠都學不乖。」

正感慨著，那陣旋風很快又颳回來了，三名女士見狀紛紛起身告別，把空間留給母子倆。

「我們先走了。」

「嗯，下次再約吧。」

與友人道別後，汪之藝無視怒氣沖沖的兒子，仍從容不迫的喝著茶，將手伸向面前的盤子，就在指尖觸及僅剩的最後一個草莓塔前，白昕驊已抓起那小巧的甜點，一口塞進嘴裡。

「你啊……」她忍不住瞪了白昕驊一眼，這孩子從小就知道該如何抓住她的注意力，以令人火大的方式。「那是媽媽刻意留到最後吃的。」

「我從起床到現在都沒吃東西，快要餓死了。」白昕驊將修長的身軀擠進沙發，撒嬌的在母親身旁磨蹭。「把錢還我，那可是我辛苦工作賺來的錢，妳別這麼狠心全都拿走嘛。」

「我只是把屬於我的部分拿回來而已，你別忘了，你每個月花的錢常常比你賺的多。」

雖然兒子並非無所事事，也確實有不少收入，但他從來不懂得理財、儲蓄，從他十七歲那年擔任模特兒開始，收入就全交由她管理。

即使早已退出演藝圈，她仍有不少業界的交際應酬，加上身為魔鏡的股東，常忙得沒時間關心自己的孩子，出於愧疚，她總是對兒子有求必應，無怨無悔的替他收拾爛攤子，直到這小子闖下大禍。

「都怪我以前太寵你了，讓你變得無法無天。」

「哪有！我很認真工作好不好，是那個傲慢的攝影師一直刁難我。」

「東喬已經向我報告昨天的事情了，他說你很努力，」汪之藝摘掉他的墨鏡，直視那雙和自己如出一轍的淺褐色瞳孔。「但我也當過演員，你以為我聽不出來你在耍什麼把戲嗎？」

「我才沒……」

「你是不是認為，只要激怒攝影師、讓對方拒絕你，我就不會責怪你，無論你有沒有拿到代言，我都會解除對你的經濟管制？」

被一語中的，白昕驊愣住了。

見狀，汪之藝不禁搖頭嘆息。「模特兒、演員、攝影師，任何工作都一樣，不管你有什麼理由，一旦簽了約、拿了錢，即使日曬雨淋、颶風下雪，你都得達成客戶的要求，這是承諾，也是你的職業道德。」

「明明是他先設計我，故意要我在大太陽下曝曬。」

「你看過向老師的作品嗎？你知道他的拍攝風格、工作習慣嗎？」

見白昕驊再次沉默，汪之藝只能怪自己沒教好兒子，竟然連這點基本功都沒做好。

「我相信向老師是基於專業才要求你這麼做的，他不會拿自己的作品當賭注。」

「妳怎麼知道？妳又不認識他。」

「我和向老師是沒有深交，但你百般駁斥他的要求，他依然完成自己的工作，就足以證明他比你有職業道德也專業多了。」

「嘖。」白昕驊不悅的雙手抱胸，往後一躺。

「你辦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，光憑這點，你就該為自己的任性向他道歉。」

「我不要。」

「不要也沒關係，就算你去了，他也不見得會回心轉意。你可以考慮把那輛黃色跑車賣掉了，反正你也沒在開。」

「等、等等，」白昕驊的臉色刷的慘白。「妳真的不打算把錢還我？」

「嗯，魔鏡那邊的酬勞以後也會統一由我處理，只要你的表現不如預期，就休想拿到一毛錢。」

「妳不能這麼做！」

「你可以試試看。」憑她身為魔鏡的股東，放浪王子的媽，沒什麼是她辦不到的。

「還有，我勸你別打東喬的主意，我已經警告過他，要是敢資助你，就從他的薪水扣雙倍回來。」

「妳、妳亂扣薪水是違法的！違反那個什麼憲法還是民法之類的。」

「為了讓你改頭換面，我就算變成魔鬼也在所不惜。」喝掉最後一口紅茶，汪之藝以餐巾擦拭嘴角。「總之承諾就是承諾，在你成為 **Margot** 的代言人之前，最好認真思考一下可以先賣掉哪輛車，或是那艘從未下過水的遊艇也可以。」

「這世界上哪有妳這麼狠心的母親！」白昕驊從母親手上搶回墨鏡，「呼」的起身。「好！不給錢就不給錢，我自己會想辦法活下去，但我絕不會向那個自大的攝影師道歉，**Never!**」

語畢，白昕驊氣呼呼的邁開腳步，轉身離開。

見他義憤填膺的身影遠去，汪之藝忍不住輕笑出聲。「摺什麼英文啊，這孩子，明明每次都考不及格。」

他任性、驕縱、自戀……儘管如此，還是繼承了她與亡夫的血脈，是她在這世界上最珍貴的寶物。

因此，她比誰都希望他能夠成長、獨立，成為最亮眼的明星。

「加油吧，孩子，可別先餓暈了。」

體驗一週前所未見的禁慾生活後，白昕驊雖然誇下海口絕不向自大攝影師低頭，卻只能對此刻出現在向陽家門口的自己感到懊惱。

「這就是所謂的窮途末路吧？」佇立在黑色雕花鐵門前，白昕驊自暴自棄的想。自出生以來，他從不知道飢餓和慾求不滿是什麼意思，也無法理解為何有錢不見得無所不能。

只要他餓了，勾勾手指、打打電話，甚至喊個兩聲，就有人會送上美味佳餚；只要他想做愛，重複上述步驟，就有女人主動貼過來。

或許是因為他的家世背景、或許是皮夾裡的錢，又或許是他美麗的外表，總之他想要的，從來沒有得不到的。

可如今，他不僅飽嘗飢餓與慾求不滿的滋味，也深刻體驗到沒有錢萬萬不能。自從他把家裡所有的存糧掃空之後，就連曾不屑一顧的上工餐點都變成美味佳餚；但下工之後，他就得想盡辦法從工作人員那裡蹭點心，他已經很久沒有嘗過牛排或鵝肝醬的滋味了。

口腹之慾已經夠折磨他，下半身的問題更難解決。

由於身上缺錢，朋友的邀約他全都無法參加，更遑論找人玩樂，而他也不想讓其他女生知道他現在阮囊羞澀，連罐啤酒都買不起，那還不如將他全身扒個精光，扔到街上遊行算了。

偏偏女友正遠赴巴黎拍攝戲劇，能給他一通電話就算不錯了。

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，當女友問他「想不想我」的時候，他發自內心的吶喊「我好想妳」。

他好想、好想、好想做愛啊！好想吃牛排和鵝肝醬，好想找一大堆朋友到家裡徹夜狂歡！

奪去一切的元凶就在眼前這道門後，而自己，現在就得懇求對方解除他的困境。這一刻他終於明白瑪麗皇后的心情了，就算砍了他的頭，他也想恢復原本的生活。白昕驊靠著不斷回想過去一週的境遇，催促自己按下門鈴。

他聽見屋內響起鈴聲，但遲遲沒人應門。於是他再次按了門鈴，卻還是無聲無息。

「難道在樓上嗎？」他往後退一步，仰望眼前兩層樓高的獨棟建築。

他可是大熱天裡帽子、墨鏡、口罩、外套全都登場，包得密密實實的轉搭好幾次公車，再走上好一段路才抵達這，從床鋪、桌椅底下挖出來的零錢都快用光了。

「真是的，為何攝影師都喜歡住在這種荒山野嶺呢？」

「因為比較清靜，不會被閒雜人等打擾。」

在他胡思亂想之際，原本緊閉的鐵門左右開啟，穿著輕便的高大男子佇立在眼前，環抱雙臂看著他，補充一句，「就像你這種的」。

「我是特別来找你的耶，才不是閒雜人等。」

「我想我已經在電話裡明確表達過，我不想見你。」

「但我已經來了。」白昕驊理直氣壯的上前，企圖從向陽身邊鑽進去，卻遭對方長臂一伸，牢牢擋住。

「你聽不懂我說的話嗎？請回吧，你打擾到我的工作了。」

「可是有人跟蹤我……」

他突發奇想的謊言似乎動搖了向陽，趁阻擋他的手稍微鬆開，白昕驊低頭穿越向陽的臂膀，直闖室內。

「喂，你！」向陽立刻跟了過來。

白昕驊走進客廳，一口氣扯掉讓他熱到爆的帽子，以及礙事的口罩、墨鏡，隨手扔在玄關的鞋櫃上。「我只是『懷疑』有人跟蹤我啦，不過應該沒有。」

「你這傢伙……」

「哇，不愧是攝影師，還滿有品味的嘛。」白昕驊摘下墨鏡，環顧呈現簡約都會風的客廳，忍著不抱怨菸味有點重。「嗯，好像沒有女人來過的感覺呢，你是屬於有強烈地域性的那種嗎？不讓女友踏進私人領域。」

「我聽不懂你所謂的地域性是甚麼，請別隨意跟我裝熟。」向陽見他一屁股坐上舒適的黑色系布料沙發，不禁蹙起濃眉。「天哪，你的臉皮究竟是有多厚？」

「我可不是對誰都這麼糾纏不休喔，我是來對你做出請求的。」白昕驊蹣跚起腳，向向陽展露商業用的俊雅微笑。

「請求？」

「請你幫我拍攝寫真集啊。我一直很欣賞你的作品，不然也不會拜託公司一定要請你掌鏡了。」

「喔？」向陽狐疑的眯起眼，銳利黑眸寫滿不信任。「依照你那天的態度，我完全感覺不到你對我的欣賞。」

「這該怎麼形容呢？該說是近鄉情怯嗎？」白昕驊搓搓細緻的下巴。「應該說，就算我是家喻戶曉的明星，面對尊敬的攝影師也是會緊張的，一緊張就容易失常，我擔心會搞砸拍攝工作，只好拒絕自己做不到的要求。」

聞言，向陽笑了，卻久久未言語。

所以到底是答不答應啊……白昕驊猜不出他的笑究竟是贊同還是嘲諷。

雖然他刻意說得輕描淡寫，內心卻緊張不已，因為他無論如何也不想向向陽面前示弱，畢竟要他紆尊降貴的拜託向陽，這已經是極限了。

沉默橫亙在兩人之間。

過了好半晌，向陽從牛仔褲口袋掏出菸盒，點燃。「啊，這裡是我家，不介意我抽菸吧？」

儘管討厭菸味，白昕驊只能聳聳肩，擺出「請」的手勢。

「那麼，你喜歡我哪一點？」

「咦？」這突如其來的問題讓他怔住。

只見向陽露齒微笑，朝他走近。「你說你喜歡我的作品，到底是喜歡哪一點？」

「呃，就是……」向陽佇立在白昕驊面前，煙霧薰得他有些難受，即使如此他也只能強忍淚水說：「你的拍攝風格很獨特，很有辨識度……」

他將李東喬的說詞整套搬出來。

流暢的說出臺詞是白昕驊的特技，其他部分就靠他天馬行空亂掰，總之就是持續讚美向陽的照片有多美。

向陽也邊聽邊點頭，可那似笑非笑的嘴角令人猜不透他的情緒。

正當他講到詞窮、口乾舌燥之際，向陽總算回他一句「可以了」。

「謝謝你，我都不曉得自己的作品這麼棒。」

「如果你跟我合作，我們一定能拍出最棒的作品，要是錯過這次機會，我想你絕對會後悔的。」

「後悔是嗎？的確有可能。」

「是啊是啊！那你就……」

「但我還是要拒絕你的請求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白昕驊錯愕的睜圓雙眼。他沒聽錯吧？這個男人第二次拒絕他？不對，加上經紀人出馬的第一次，已經是第三次了。

「我想你應該聽說過，我是不幫任何人拍寫真集的。」向陽將手中的菸捻熄。「只有一種人除外。」

「……哪種人？」

「我的情人。」

當那寬闊的唇吐出這四個字時，白昕驊還以為自己的心跳會停止。

「我只幫情人拍寫真集，赤裸的、情色的，卻令人回味無窮的那種。」

「你、你有這種癖好？」

「攝影師多少都想保存自己眼中所見的美麗不是嗎？有什麼比情人的姿態更美的？啊，對了……」向陽彎下身，充滿野性美的臉龐瞬間朝他逼近。「你不是說這裡沒有女人來過的感覺嗎？你說的沒錯，因為我根本不喜歡女人。」

「咦？！」這下，白昕驊的心跳真的停止了。這個攝影師到底在說什麼？

「是的，我喜歡的是男人，和你、和我一樣，有著剛硬身軀的男人。所以，如果你真那麼想要我，我可以破例給你一次機會補考。」

「補考……」一瞬間，白昕驊以為自己看見轉機，可另一方面，他有預感這不過是惡魔的耳語。

帶點菸味的唇以幾乎要吻上他的距離貼近耳畔。「你不需要成為我的情人，只要勾起我想拍你的慾望，就算你贏了。」

勾起男人的慾望？不，應該說是讓向陽想拍攝他的慾望，前提是要能讓向陽將他視為情人，但自己明明是男的啊！

不對，剛才向陽說了他不喜歡女人，換言之，他喜歡的其實是男人？！天哪，他的腦袋已經亂成一團了。

「怎麼樣？」嘴角漾起一抹嘲諷的笑，向陽挑釁般的揚起單眉，低喃，「你有本事通過嗎？僅此一次的補考。」